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第六章 爲問東風餘幾許 春縱在 與誰同

銀 白月光透過窗簾縫隙灑了進來，鏗鏘鏘鏘白玉小珠般落了一地。

何秉燭蹣跚著手腳生怕吵著柳依依，輕輕掀開薄涼被，弓下身，怯生生溜了進去。柳依依翻了個身，抱住何秉燭，臉上似澹澹一恬，嘴沒開、眼仍閉，無聲無息中便又睡去了。何秉燭靜寂寂躺著，不敢一口大氣，折騰了好一會，也睡著了。

夜在月兒蓮步輕移中慢慢過去了。初陽漸漸東方昇起，雲靄仍低，雀鳥仍酣，清明中，滿天滿地金暉。

柳依依被臥房內悄悄鑽入的日光驀地撲襲，不自在地挪挪螭首，鬢髮雲動間不覺打在何秉燭眼瞼上。何秉燭閤著眼瞬瞬目，無意識地伸手抓抓癢，將柳依依飄落在臉上的髮絲移去，也將久抱著自己的柳細玉臂挪開。

日頭愈行愈高，房內愈明愈亮。柳依依酣沉中悠悠醒轉，五斗櫃上圓月造型的小鐘已然九點。看看時辰，是該起來了，便拉開被，鑽出身來，在何秉燭頰上親了一親，然後徐徐步入浴間。

好一晌後，柳依依梳洗淨畢。又好一晌後，輕妝施罷。換上了一襲水藍衫裙，柳依依走到枕邊喚何秉燭起床。兀自裝睡的何秉燭眸也不張，眉也不揚，只拉緊了被，虛弱般應了聲：

「好像感冒了。」

柳依依顰起眉，低頭看看他，蕘手伸過去摸了摸額頭，稍稍放心地說：

「還好，沒有發燒。」

頓了一會，柳依依似心有所思，欲決未決，但終竟是下定了心，柔聲地說：

「那我自己去好了。你多睡會，冷氣我幫你調高，起來後記得吃點 cereal，牛奶待會我幫你拿出來退冰。若仍不舒服，藥櫃裡還有 LuLu，飯後吃兩顆。」

交待完，何秉燭仍一派睏倦欲眠，柳依依只好疼著心，不捨地撫著他的頭，親了親淡布細白汗毛的腮頰，然後轉到耳畔，輕輕道了聲 I Love You，並又摸了摸微溫的額頭，然後才走往梳妝檯邊，拿了一對碎鑽小耳環放入牙白側肩包內。

何秉燭側著臉，豎著耳，屏息監聽柳依依調高冷氣溫度、走出房門、打開冰箱、拉開藥櫃、旋開廳門、帶上大門，然後大氣一吐，猛然掀開涼被，擦了擦額角冒出的汗珠。

柳依依照著電梯內的大面半身鏡戴上耳環，整整衣衫，一副雀躍欲飛模樣。走出電梯後，來到街角早餐店買了份苜蓿芽生菜三明治及新磨薏仁豆奶，然後招了部計程車往公路局北站馳去。

今天是柳依依離開清華十多年來第一次參加大學同學會，也是這麼久以來第一次重回校園。原本是計劃與何秉燭一塊參加聚會地，可他卻身體有恙，想來難免微悵。結婚三年來一直希望能跟他同遊夢裡牽縈的清華園，想帶他看看從前悠然小憩的湖邊垂楊、聽聽舊時課餘偷閑的松下蟬鳴、聞聞昔日挑燈夜讀的女舍桂香、並走走曩往儕友嬉遊的梅園小徑。不過看來長久的期盼又落空了，只好再緩緩，看工作是否能不用再日出而作、月明而息，看何秉燭週末假日能否偷空得閑，不必再日日球敘、夜夜應酬。

一個多小時的車程舒緩而愉，下了高速公路，抵達清華大學站時，柳依依開心地走下車，卻被光復路上已非舊容的街道惹起淡淡愁煙。

過了馬路，走進清華大學正門，映入眼簾的是廣袤的青草地。柳依依一直都喜歡這片草地，尤其是四月天，木棉花開，木棉花落，丹紅的木棉花落在青草地上，是美麗的音符，是快樂的節拍。柳依依深深吸了口氣，所有舊時的回憶都回來了。

走過長長的松木大道，走過菁菁的草野綠茵，柳依依來到白牆白樺的百靈堂。門一開，大廳裡熱熱鬧鬧三十來人，有三五圍圈、開懷暢談的，有雙雙捉對、共話衷腸的，也有孤自獨坐、看著兒童玩耍的。與柳依依昔日同室共寢、同習共遊的洪月樺一眼認出她，忙笑意滿面迎來，與柳依依熱情相擁。

「妳老公呢？」洪月樺略現魚尾的雙眼朝柳依依身後四處找了找。

「他身體不舒服，沒辦法來。妳們家朱星奎呢？」柳依依急切地想看看這位長她三歲、重考才進清華物理、當年護她如小妹的老同學。

「小柳，我在這裡，」右後側一個溫文帶笑的聲音揚起。柳依依正待回首，一



個笑吟吟、理個小平頭、戴著徐志摩圓框眼鏡、微微發福的中年人已由身側轉出眼前。

「走罷，我們找個地方坐。五、六年沒見面了，還是一樣漂亮。」

「對啊，上一回是由馬里蘭開車到格林威治找妳，那時妳還小姑獨處，拚命訴苦，沒想到現在已嫁作人婦，而且老公還是立法委員呢！」身材稍矮微豐的洪月樺挽著柳依依的臂邊說邊笑著往排成一長列、蓋覆上白潔布巾的餐桌走去。

三人擇好座位，放下隨身包包，起身到放了一盤盤精緻中西菜餚的自助餐區取完餐點後，一起回到桌前坐定。這時，一個白纖細瘦還在取餐的男子搔著頭、側著臉，瞅著柳依依好一會，忽然綻開笑顏，望柳依依這邊走來，高興地說：

「妳是柳依依，對不對，全班就妳一個美女。」忽然警覺說錯話，搗了搗嘴，朝洪月樺調皮地說：

「對不起，大姐，我是說大四以前，大四時妳就是全班第一——」

「好了，好了，別掰了。還記得小猴子吧。」洪月樺笑笑地截住，看著左手邊頗為尷尬的柳依依，用手指了指隔著桌站在朱星奎旁邊的瘦纖男子。柳依依凝眸靜靜看了一會，腦子裡那個經常在課桌上擺一本尼采「查拉圖斯特如是說(Thus Spoke Zarathustra)」的孫登雲倏地浮現，不禁噗嗤一聲笑出：

「留意我，我已經將所有要告訴你們的東西都告訴你們，」言未畢，大夥已瞅著孫登雲笑成一團。

「現在，留意我，不要模仿我，把我忘掉，離開我，然後走開，」孫登雲促狹地將查拉圖斯特的話語一字字接著唸完。

朱星奎笑揪了臉，邊按了按眼角，邊忙著拉開旁邊尚無人坐的椅子，邀孫登雲一併坐下。

「我們昨天就來了，就住在這百靈堂。打擾了小猴子一餐，還到他研究室去坐了坐。仍然是老樣子，那本灰皮的『查拉圖斯特如是說』就放在書桌上，那本破皮脫線的『史記』也擺在書架上，」洪月樺笑僵了臉，對著柳依依說。

朱星奎怕她不解，接著說道：

「老孫現在是物理所的教授，教研一的量子力學，另外還兼大三的電磁學。研究室就在百靈堂斜對面這棟新的物理館，很寬敞地。」

柳依依笑笑點頭，一副爲他高興的樣子。

「現在大學生的程度已不像我們以前。有一回期中考，一位平常就不努力的學生東拉西扯地，就是答不到重點。我一生氣下，就在考卷上批了個『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結果他竟然看都不看，也不來問我，」孫登雲似仍氣頭上，但想藉機賣弄的成份似乎更多些。果然，看看大家一臉迷霧，他才興沖沖地說：

「『兩個黃鸝鳴翠柳』——不知所云；『一行白鷺上青天』——離題太遠」。

朱星奎一聽，拍案驚絕，正要讚歎，柳依依卻悠悠說道：

「還好我不是那學生，否則我就將杜甫這首詩的下一句『窗含西嶺千秋雪』寫在考卷上還你。」柳依依杏眼機靈一轉，朝孫登雲鬼臉一笑。只見孫登雲滿臉狐疑，柳依依才故作輕鬆，兩手微微一攤說：

「好冷嘔。」

「小柳果然還是厲害，現在那有學生管你那些掉弄書袋的冷笑話。」朱星奎呵呵大笑，激賞地看著柳依依。孫登雲略顯尷尬，連忙更換主題，正色問起柳依依別後境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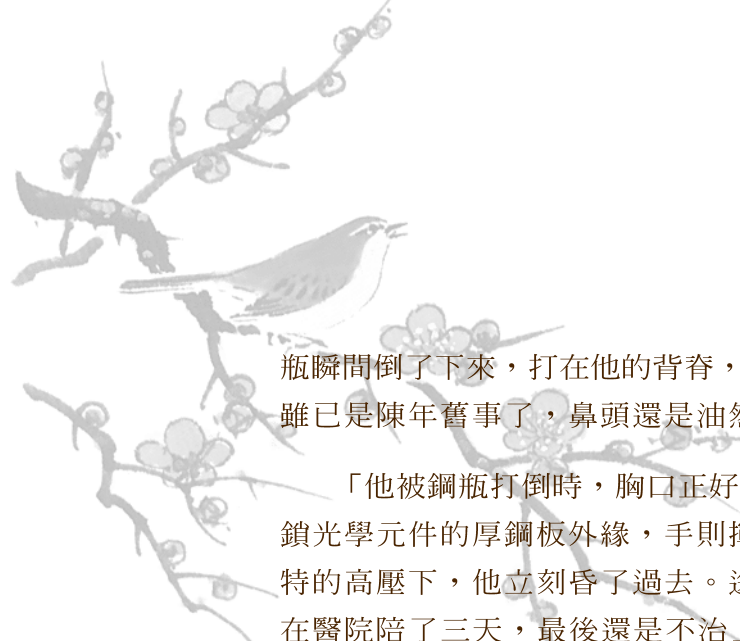
「自從大三妳被丁肇中先生選到他在美國的實驗室後，就沒妳消息了，本以爲妳再也不回來了。」

「本來是想跟大家道別地。但家裡出了些事，期末考一完立刻就回家了。後來美國那邊趕著要去報到，因此也就沒跟大家說一聲，真的很對不起。」

「怎麼回事？」孫登雲關心地問。

柳依依似有難言，但見朱星奎、洪月樺、孫登雲都滿臉耽心，也就又是不捨、又是感激地將心上塵封的蛛網一層層揭開，緩緩說了出來：

「我爸爸原本是竹科一家穩頻雷射公司的研發副總，專門接受軍方委託做雷射穩頻技術及相關應用產品的開發。就在我們大三期末考結束前一天，他公司裡一位新進員工在實驗室裡操作二氧化碳雷射時，明明已再三被告知出來的雷射光是高功率的紅外線，屬於不可見光，須得用特殊的偵測器才能量測，他卻仍是放著 photo detector 不用，偏要將眼睛湊到雷射管前面去看雷射光是否打出來了，結果一眼當場被打瞎了。我爸爸聽他驚叫，爲了救人，情急下匆忙跑了過去，不小心絆到研究人員沒收拾整齊、散落在地上的鋼瓶氣管，兩個粗重的二氧化碳及氮氣鋼



瓶瞬間倒了下來，打在他的背脊，將他壓到光學桌上。」柳依依一口氣講到這裡，雖已是陳年舊事了，鼻頭還是油然一酸。稍稍靜了靜，柳依依接著說道：

「他被鋼瓶打倒時，胸口正好重重地撞到光學桌上面鑽滿一排排螺絲孔、用來鎖光學元件的厚鋼板外緣，手則揮打到二氧化碳雷射玻璃管上頭的電極。兩萬伏特的高壓下，他立刻昏了過去。送到南門醫院急救時，人已沒有知覺。我和家人在醫院陪了三天，最後還是不治」。

除了何秉燭外，柳依依再沒跟其他人提過這段傷心往事，這時一口氣講完，心情雖仍哀淒，但卻也輕鬆了，鬍鬚門前一堆落葉，一陣風吹散了開去。

「小柳，那妳後來呢？」朱星奎柔聲地問。

「我和我媽就搬到台北，這樣她到台大教書方便。辦完喪事後，我媽要我出去散散心，我想想也好，反正可以早點到國外適應，所以去美東玩了一個多月。後來學校快開學了，就到麻省理工報到，參加丁老師的研究團隊。」

「那妳後來怎麼會離開物理，走到金融這一行呢？」孫登雲好奇地問。

「在丁老師那裡我一方面修習麻省理工的課程，另一方面則是跟著眾多師兄弟幫忙 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Alpha 磁譜儀——的部份建置工作。這個計劃的目的是想透過太空站來尋找太空中的黑暗物質及反物質。」柳依依邊說著，朱星奎等邊微笑點頭表示會意。

「我在丁老師那邊兩年多，慢慢地就發覺對外面的世界比較感興趣，想多接觸人，不想一直面對機器跟實驗室，因此原本是要直攻博士的，也就半途而廢了。不過還是拿了個碩士學位。」柳依依拿起水杯潤了潤喉，然後又說：

「離開 MIT 後，我先在華爾街一家股票型基金公司做交易程式的開發約三、四年，後來我的主管和他的朋友一齊創業，我也就跟著換到他們在格林威治創立的一家避險基金公司做債券型避險基金經理人。在華爾街時，我們利用量子力學理論開發股市的預測模型；在格林威治，我們則是使用混沌理論做債券套利模型的設計。」柳依依講到這裡，朱星奎和孫登雲都雙眼圓睜一亮。

「我這位主管是劍橋的物理博士，曾經是 MIT 的教授。在華爾街那裡，我們用道瓊指數及 S&P500 過去 30 年的資料研究出一個理論模型，可以蠻準確地預估股市漲跌幅。不過問題是，我們完全無法推測出什麼時候會達到模型告訴我們的指數。似乎冥冥之中，海森堡測不準原理主宰著所有人世的一切。」

孫登雲望著柳依依露了個詭異笑容，得意地說：

「我想如果你們反過來準確地預測了股市什麼時候漲或跌，恐怕就會失望地發現完全不知道會漲跌多少點吧！」

「沒錯。股市漲跌幅跟漲跌的時間點就像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裡互相排斥的兩個物理量，一個測得準，另一個就測不準；一個準確觀測到了，另一個就完全不知道在那裡，」柳依依略顯失望地說。

「我沒想到微觀世界的測不準原理竟然也適用在巨觀世界，而且還是這麼有趣的應用。看來人類真的就是跟宇宙所有萬事萬物同等同質的，並不比其它生物高等，只不過是大自然裡的一種生物罷了，同樣都逃不過最根本的自然原理。這就好像達爾文演化論所主張的——演化沒有特別的目的，只是為了將自己的基因傳遞給下一代；演化沒有方向，可能進步，也可能退步；自然是唯物的，心智、精神、上帝只是人類複雜的神經交錯連結後的產物而已。達爾文的論點澈底否定了西方人一向的自負——自以為人類是萬物之靈、宇宙主宰、可以勝天；也否定了天神與上帝，讓教會心生惶恐，如坐針氈。雖然說這樣的觀點會讓很多人不舒服，不過，愈來愈多的證據支持達爾文的論點，顯示人類与其它生物是無異的，人類的行為是受宇宙基本法則規範的。所以，我想妳研究的結果也正是如此，是再一次地證明了人類的群體行為受基本的自然法則所圍限。表面上看來，股市裡每個人是各行其是，各作主張地操作自己的證券投資，但是集合起來看時，整體股市卻是受到像海森堡測不準原理這樣的宇宙最根本的原理所規範。所以說，人類是自然的一部份，與自然界所有生物是同等的，人類的心智與能耐並無法超越物質本身所受的自然法則限制，」一向就喜歡思考宇宙人生的朱星奎不覺間語重心長地抒發了些高論。

柳依依默默地點了點頭，孫登雲似有所思地望向窗外白雲，洪月樺則讚賞地看著朱星奎，並接口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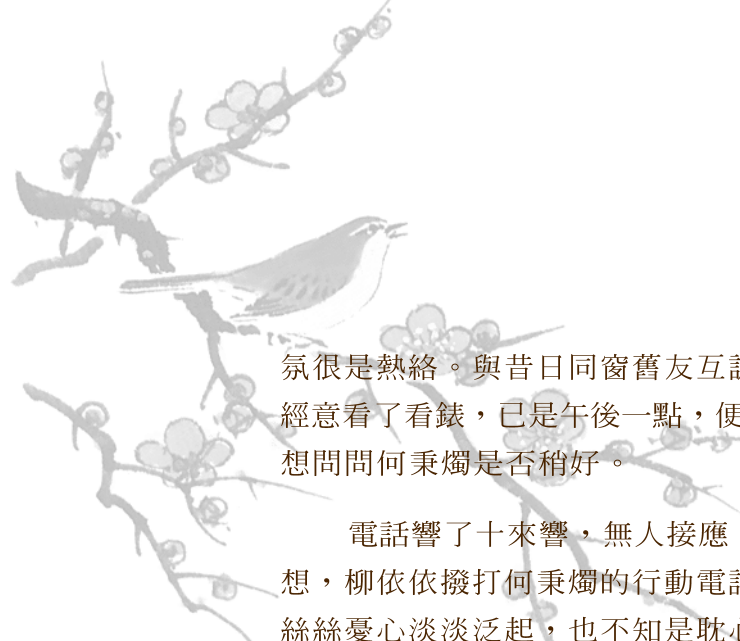
「事實上，真的很湊巧，我們這趟請長假回來竟也跟測不準原理有些許關係。」

柳依依大眼一張，很是好奇。

洪月樺故意賣了個關子，笑著說：

「我先上個化粧室，待會再說」。

洪月樺站起離開後，幾位男女同學瞥見柳依依在場，紛紛走來寒暄一番，氣



氛很是熱絡。與昔日同窗舊友互訴別後心情、相敘再聚歡欣好一晌後，柳依依不經意看了看錶，已是午後一點，便告了個歉，走到角落無人處打了個電話到家中，想問問何秉燭是否稍好。

電話響了十來響，無人接應。再撥一次，又十來響，仍是無人接應。想了一想，柳依依撥打何秉燭的行動電話，十數聲後，被轉到語音信箱。莫名間忽然一絲絲憂心淡淡泛起，也不知是耽心何秉燭，還是耽心其它。這時一個黑服女侍窈窕的背影眼前經過，柳依依沒來由地一陣心煩。

回到座位時，洪月樨早已歸座，大夥正開心聊著，只聽洪月樨正說道：

「我跟星奎現在都在芝加哥附近的阿崗國家實驗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四年前則是在馬里蘭州 Chesapeake Bay 的海軍研究實驗室——U.S.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那時候我帶的 team 是開發高功率穩頻雷射的，星奎負責的 team 則是研究量子光學元件。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無意中發現超高功率的雷射光會在高度真空的環境中出現一些特異的量子現象。我們很想繼續鑽下去，不過海軍有興趣的是雷射武器之類的東西，所以後來我們選擇離開，換到阿崗。」洪月樨頓了一下，又繼續說：

「阿崗這裡有一個能源科技部門，我們就是在這個部門內——」

「能源科技？」孫登雲大惑不解，不由訝異地脫口而出。

「我們在海軍實驗室那裡的發現是跟量子世界的海森堡測不準原理有關，而它最終是指向零度能，所以才會到阿崗的能源部門來。」

零度能、Zero-point energy。柳依依一聽到這個名辭，心中頓然一震，並立刻想到不久前在喜來登同業聚會時所聽到的小道消息。難道就是洪月樨他們要跟那家叫雷聲科技的上市公司合作開發零度能？可是，消息所傳聞的似乎是家俄羅斯的公司，到底這是怎麼回事？

「攝氏零下 273 度的絕對零度時，依照古典物理學理論，粒子將失去動能而完全靜止不動。可是根據海森堡測不準原理，粒子的位置和動量不可能同時精確地被測量到，所以即使是在絕對零度，粒子也將不停地動來動去，」柳依依還思量著同業透露的那則消息時，孫登雲似自言自語地說。

「嗯，而且就好像位置與動量在測量上的互斥關係，能量與時間也是無法同時被精確地量測到——」

「所以，就算在真空之中，也必定還存有殘餘能量，residual energy，」朱星奎才說一半，正自憂心此事與雷聲科技有關的柳依依暫且按下心中疑悶，頗感興趣地接了下去。

「是的，這個residual energy就是zero-point energy，」朱星奎點頭說道。

「而且還是可自由取用，髣髴是無中生有，可由『空無一物』的真空中拿出來使用的free energy，」洪月樺邊笑笑說著，邊與柳依依交換了個會心眼神。

「我們這次回來就是想找資金，想找創業的機會。我們現在已有些初步的技術，正在申請專利。阿崗有點類似國內的工研院，它們喜歡與外面的公司合作做技術移轉，」朱星奎略顯沉靜地說，臉上表情平和中帶點微憂，似乎雖然對他的研究很有信心，但對籌資卻有些罣慮。

「零度能理論上是宇宙與生俱來的，到處都有，不僅取之不盡，更是用之不竭，可是這東西實務上可能拿出來用嗎？」孫登雲頗有懷疑地問。

「NASA一直都在研究這主題，他們希望將來太空梭到了外太空後可直接由真空中取用零度能，那麼就可以不須攜帶燃料航行了。我們的做法則不是爲了太空旅行，而是想將零度能變成民生可用的能源。事實上，早在一九九六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愛德華空軍基地的Dr. Frank Mead就得到美國專利局有史以來第一個與零度能有關係的專利。而目前與零度能有關係的專利申請正絡繹於途呢。」洪月樺一口氣說完，神情稍顯得色。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想法，打算找誰投資？」孫登雲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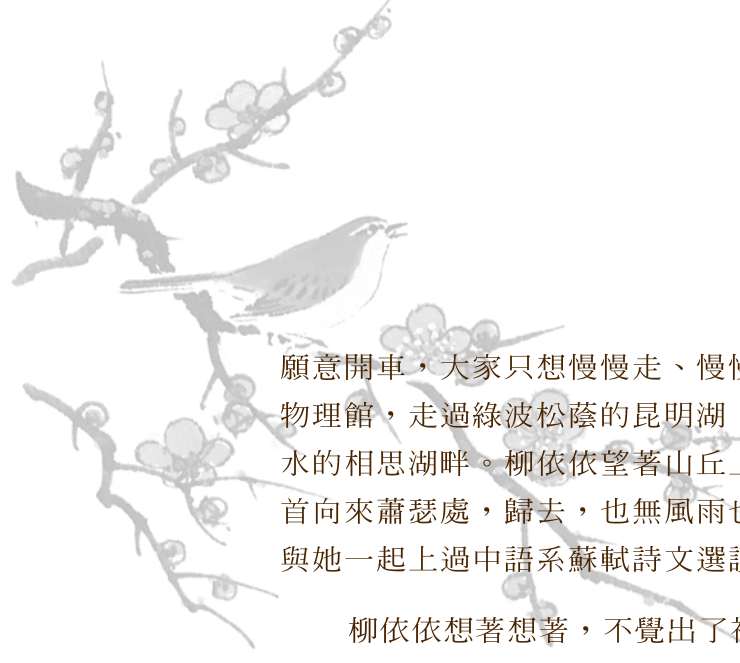
「還沒確切想法。離開台灣太久，這裡都沒什麼人脈，因此想先從政府部門或財團來毛遂自薦看看，」朱星奎回答。

柳依依一聽，知道他們與同業所傳的雷聲科技無關，心中也就放心，便說道：

「我認識一些上市櫃公司的老闆，都是些誠正做事的人，說不定我可以幫幫忙。」柳依依一說完，朱星奎與洪月樺雙雙報以感激的眼神。

這時週遭一陣歡呼，長長幼幼、男男女女紛紛離席往外走去。孫登雲忙高聲相問，知是去逛校園，憶舊往，於是也吆喝同去。柳依依聞言高興跳起，拉著洪月樺喜孜孜跟上。

午後四點的陽光依然熾熱，雖然大夥都是輕裝，汗珠仍一滴滴落下。沒有人



願意開車，大家只想慢慢走、慢慢看、慢慢讓自己回到從前。走過碩然大物的新物理館，走過綠波松蔭的昆明湖，走過開滿紅荷的原能所旁小塘、也走過白鵝戲水的相思湖畔。柳依依望著山丘上長滿相思樹的環湖小徑，忽想起蘇東坡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也忽想起北冥鯤，那個曾躲在暗處，與她一起上過中語系蘇軾詩文選讀，能與她談詩說文，心意相通的神祕客。

柳依依想著想著，不覺出了神，忽然一個尖細卻略帶悠思語調的聲音身後揚起：

「雖然一直在學校，卻好久沒來這裡了。還是那麼寧靜，也還是那麼好看。」

「對呀，『惠風盪繁囿，白雲屯曾阿，寒裳順蘭止，水木湛清華』，」柳依依望著湖心蕩漾的雲影對著緩步來到身邊的孫登雲悠悠歎道。

孫登雲聽到柳依依讀起晉朝謝混這首清華大學校名來源的名句，不由想起年輕時的糗事：

「妳知道嗎，我剛考上清華時，遠遠看到水木餐廳的斗大黑字，一直以爲那是土木系專屬的餐廳，是後來被人嘲笑，才知是『水木』，而非『土木』。」

柳依依心中一赧，暗暗一笑，這迷糊她自己也曾有過。

學生時代就一直暗戀柳依依的孫登雲望著綠水邊，薄施脂粉的臉上一抹輕淡紅雲的柳依依，不覺心中憐惜，便問道：

「在美國待得好好地，怎麼想要回來。」

「我老公事業在這裡，只好回來，」想起在美國無憂無慮那段時光，柳依依話語中頗有感傷。隔了一會，她又說道：

「剛回來時很不能適應，一切要重新開始。原本是想進鼎天證券債券部的，但我老公是部門的主管，公司規定不能同一部門，只好到研究部帶電子組的研究團隊，並花了約一年的——」

忽然間，一個怪異的感覺浮起。緊接著，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像腦海裡倏地一閃——好像是高纖女子的背影，也好像是條飄忽如絮的透光黑紗。她不知道爲什麼會沒來由鑽出這一幕，她不知道爲什麼最近眼前偶會不經意地晃過黑衫人影，她想捕捉那個印象，她想繞到前頭看那人兒是誰，可是那掠影浮光躲得更快，柳依依思慮才剛起，灰灰黑黑的魅影已無跡無蹤。

柳依依微微皺了皺眉，輕輕晃了晃首像是要篩出腦中人影。孫登雲見她話說到一半突然頓住了，眉頭又不知為何一緊，以為她不舒服，正想發語關心，不意柳依依稍一尋思不得後，立刻舒了雙眉，並回到正題，接著說道：

「我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幫債券部開發套利程式及訓練交易員，等到他們上手後，才全心投入我目前的工作。」

孫登雲見柳依依說話神情，知她方才應是忽然間憶起了什麼，並非身體有恙，因此也就放心，把已經到口的關心話語縮回，只是表示知應地輕輕頷首，並邊瞧著水上圈圈漣漪出神。這時瀲灩波光閃閃映照湖柳，幾隻紅腹蜻蜓款款池上輕點，三兩黃裳粉蝶翩翩花間起舞，兩人不覺間均被這靜謐風景吸引了，便都無語默默佇立湖畔，只是恁憑嘈蟬亂鳴林梢、頑童嬉鬧綠茵，全然無聞週遭喧喧嚷嚷。好一晌後，孫登雲心事中醒來，見柳依依卻仍是心有所思模樣，面容似如微悵，雖自知不明她所懷何事，無法幫上忙，但仍想替她換換心情，便打破寂靜說道：

「對了，想念妳的人還真不少。大四開學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來探聽妳的行蹤。有時是交大電子物理系的學生，有時則是我們的學弟妹。不過我們也只知道妳去了丁先生那裡，因此也沒什麼好告訴他們的。」

柳依依靜靜點了個頭，直覺那應是被她因父親發生事故而爽約的北冥鯤找她。只是這神祕者究竟是誰，目前在那，她全然不知。學生時代，雖然也曾急切想揭開面紗，想知道面目，但終究是以功課為重，壓下了自己的好奇心，不去探聽對方底細。不過，由通信時的宿舍地址及字裡行間的語意仍是可約略推測對方應是清華某研究所的學長，而且很可能就是物理所。

太陽已不那麼毒了，一縷清風吹過相思樹林，拂上湖面上飄蕩的鵝屋，小室內遮著蔭、打著盹的鵝兒站起身，抖抖羽，走出小屋，來到浮板邊，撲地一聲滑落水去，靜幽中一個個漣漪默悄悄散開。是該告辭，是該說珍重了。

孫登雲不捨地送柳依依到校門口東側邊的公路局車站候車。不一會，車來了，柳依依坐上往台北的國光號。車循光復路直行，沒多久，一個大轉彎，車子奔馳上往北的高速公路，只見眼前一個赤豔豔日頭西斜斜地照在平直大道上，金紅光彩灑遍滿山滿野，真是一幅怡人景象。柳依依舒了一口氣，拿起行動電話，撥向家裡，又撥向何秉燭手機，都是沒人接應。

霞暉愈凝愈紅，雲影漸沉漸低，柳依依緊著唇，糾著眉，望著遠方披了赤彤的夕嵐，一抹煩愁黯黯天際漫生。（待續）友聲